萬曆三大征考

三大征考叙

昔在聖門亟稱仲由治賦而文學則以屬之游夏然二子抑唯是詩書禮樂之斤斤疑明而春秋歸田墮城之事曾一辭之莫贊彼謂破齊存魯者皆

寓言也固知文武具體聖門
猶然雖之而況隨陸絳灌乎
余交茅伯符以循良異等
詔入中樞與謀軍國事伯符
亦留意阨塞險要陳諸指掌
諸所擘畫動中機宜會有浮

言侯之竟拂衣莅水上園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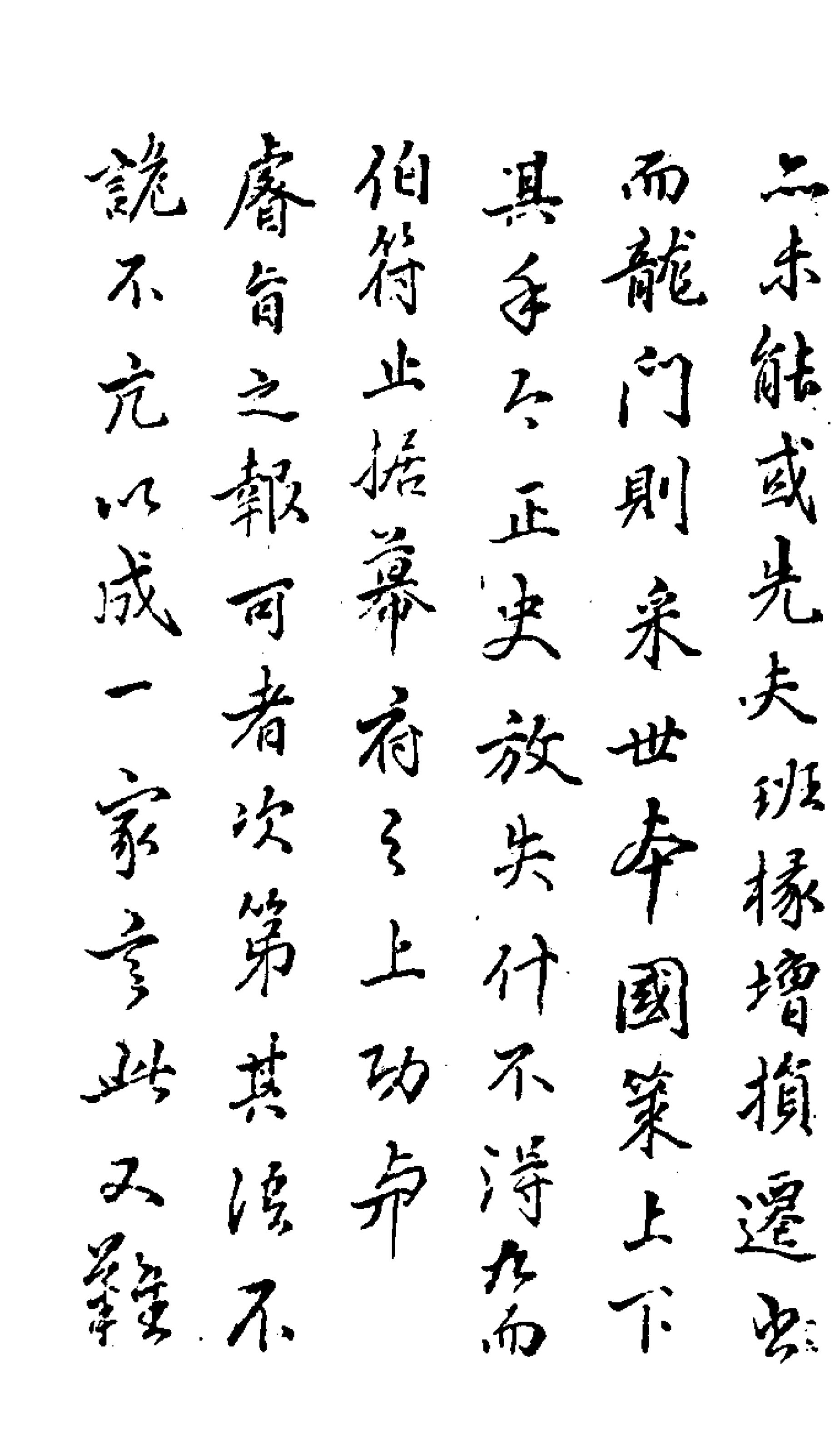
著書居恒伏思

顯皇帝臨御久而武烈揚其最

鉅者在東西三大征因攟摭其

事纍纍如貫珠間出以視余

卽令屬史抽毫班椽攡筦柳



二宋能或先夫班掾增損遷史
而龍門則采世本國策上下
其手今正史放失什不得存而
伯符止据幕府之上功簿
曆旨之報可者次第其績不
詭不亢以成一家言此又難

之雖者至其豫策東事於
燭照數計不可謂非文武兼
材也夫以
顯皇帝撻伐四夷赫然爲敵
而今小醜陸梁侵入內地以於
蹈無人之境彼雖桀驁不當

漢一大郡至屢東顧之憂

連年不解此何以故語云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

顯皇帝神武不殺而猶遣一

督府一大司馬竟用成功則

亦前事之效也　上樹解思

頗牧而伯符復用晁方功待召此書行且進御　上益明習之旋見施行當必有係酋奴之頸然之　閣下者抑余聞之漢賈生久歷外廷及宣室前席帝嘆為不及夫其止車接

繼之量國與嫚罵異風不同使
生消融乖氣以運格心之術而
潛移其謙讓之志則帝方為
生用而又何絳灌不終為吾詘
乎是余所望于伯符也遂弁
其語于首

旨

天啓改元中秋日東園老人书于

武林舟中

三大征攷序

在昔銓次武功惟韓退之淮西一碑最稱簡嚴其摹畫功罪本末旣綮如列眉而下語亦具有鑒裁千古定屬椽筆乃以歸美晉公失貴戚意至經磨泐盖揚搉若斯

之難也
神宗皇帝在宥四十有八載武
功維繞而㝷播朝鮮三大役特著
霆激電熠於今為烈矣余嘗閱兩
朝平攘錄頗類稗乘小說摭拾多
不雅馴已得瞿侍詔武功錄讀之

所述哼播情事似屬詳盡而鋪張間涉危蔓不無迂合朝鮮一案直縮手祖龍遺熖缺焉不備往歲歸舟偶挈有本兵稿略因出次第叅訂僭為刪輯旋已久置廢簏頃

龍馭上賓方開史局編摹曰念證

據武功適余舊業而以屏居荒

野不獲從諸大夫鼓吹休明聊復

點竄前帙奉揚

先帝鴻猷萬一所媿材指謭劣與

能與韓退之為役而援藻金石又

敢妄希跂文昌唯是勉効摹畫布

昭

聖武庶令窮陬不遑心寒膽落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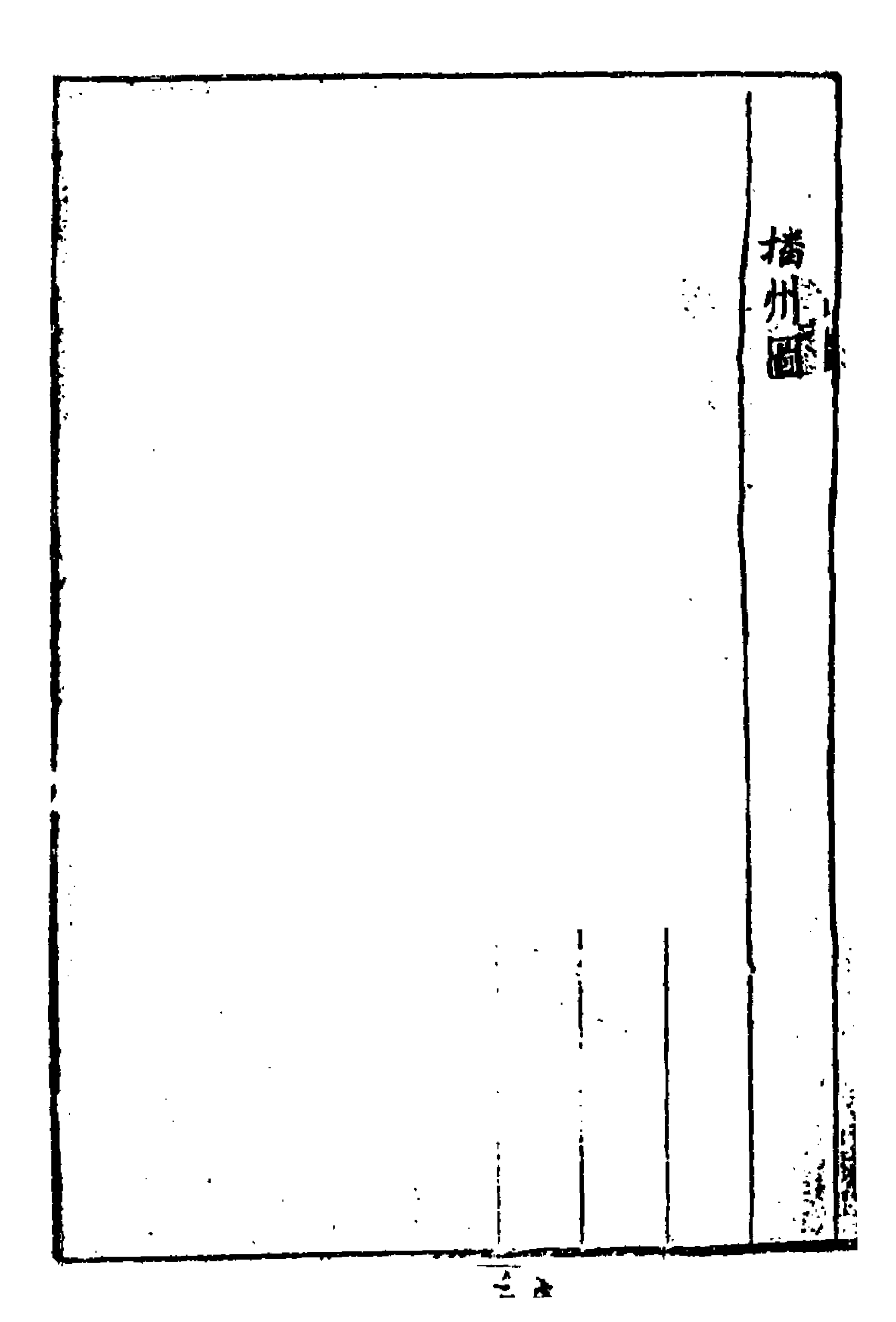
借鑒正功罪稍鼓行閒之氣其亦

揚搉微意也夫旹

天啟辛酉初夏清遠居士題

萬曆三大征考目

碁上愚公撰次



播州圖

哱氏

始

神廟在御久邊遽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

繼以播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哱

氏父子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

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

侍郎王崇古叙　賜金明年擣虜花馬池陞歷都

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

請得專勑鈐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

[illegible]中呼王「為台吉

鳳翔以聞報可於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叅將一切標兵隷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於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兎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賔兎台吉等入市夷二十八枝會撫夷遊擊鄭暘歿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父本降胡曉暢邊事咨陛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依致子承恩驍猛慓悍沿邊皆慴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illegible][illegible]
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擧承恩土文秀
并拜義子千總哱雲等頃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
拜雖請老乎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 國承恩自
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撫臣
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次骨會哱
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遷
遊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兩之奸繩以
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

及月糧未給翔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摧軍鋒劉東暘為會長劉東暘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衆積輕十八日東暘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黨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僇之並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署城中聽拜主謀挾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並抵鎮併挾請招安以緩師

那合字學
土文秀

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傚遣
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哱雲土文秀說兵五
瓦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
竝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
五日索勑印維忠與之縊東陽遂於翌日莅總兵
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
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叅將因挾　慶王代請
貰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
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

全衛廟為
畫

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
遊擊傅桓拒守為千戸陳繼武執就繫巳徇中衛
徇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
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丑虎等
隨略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檄副
總兵李昫攝總兵進勦乃於三月四日統遊擊吳
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渡河
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
軍攝兩河道務參政衛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

平虜靈州兩處坐守

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參將東保誓死守賊齋書詐門拒卻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翼日進兵横城獲棄城守備張承勲而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舢艫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脩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首以拒我師當是時榆林鹹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酋卜失兎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兎莊秃賴等議響

訥悶那顏、猶華虜呼官長為那顏、此言虜處巢號、

封賊訥悶那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訥悶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切盡蝦吉止勿存著力兎嗜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赴復各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叅將吳繼祖擒中衛勦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於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漠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

記報虜首功

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閉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着力兎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盡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哱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哱雲引着力兎攻平虜堡叅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敖墹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

虜以誰是文 初大攻城 抄書

虜困總督於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責魏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於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詠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帑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巳擢董一奎李賁為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賁非衝邊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賁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昫等旣抵鎮城賊於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三

干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

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綏

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瑩等三人乘勝先登

會榆林遊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脅

慶王及穆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

縛獻首惡承恩於南城遙謂我軍中都司李鯤曰

吾父出萬死為　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撫臣朘削

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勤部曲待命當路不察

結匈奴是主意

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戕亂。吾寧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耳。因投誥敕城下。賊既甘言求欵。會軍中糗粮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兎於十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哱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哱雲土文秀劉東暘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脅史酋求欵。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兩人上書不負所許。大節。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冏金五萬兩犒軍資。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璧花馬池。俟軍至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太司馬則

攻叔

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薫甘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竪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援横城焚蒻芨浮河掠秦壩等堡東陽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益密賄酋婦黄台吉妻縱男拾達大住火落赤鐵

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掣二十七日麻貴并
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
結為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
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恩與東暘勒精騎同龐潛
伏漢延渠鹵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
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日中夜麻
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滚木
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盡出賊截餉道時巡

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徵採柳稍蒲草及土脩墊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還休魏信堡而哱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廵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於二十四日單騎往竟

屢中佳選着力見爲尖

就縶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總督檄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横城撫虜許朝恐懟與日落好謂着力兎曰幸爲我主招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迄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司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哮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冏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

春芳亦疏請厚市賞厥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劍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琉奏總兵李昫上幕府功非實賊刼我粮草二百輛 詔逮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賊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糗糧自辦 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

此絕外虜之始

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叅將孟孝臣護粮草。於二十日，並逼城下。哱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叅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三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麿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

集登城。爲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
以雲梯牆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二十六日。遊擊龔子
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
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縋下奪梯牌。並縱火。是夜
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爲內間。夜
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叄南
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
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鄉鐺承先去。欽亟
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僇同事戚卿

等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遶見門外兵益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粮久殫鋭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欵語僉事隨府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縋執府繫獄翌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兎奶松調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

符令發前東勝承恩竟與着酋奉黄金蟒繡致卜失
兎日事急幸倚我狗寨州先止璧下馬關區儀道
世居有項虜酋兎賴與忙失兎合部落三萬先使
土昧料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為騎從
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
別遣董一元乘虚擣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
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
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
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

而打正還至沙洋苗兵前抵虜爲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殁然虜竟以擣巢解散賊既絕援我師益决大堨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犯師遏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饑民擄賊

求招安。十三日。餓兕楊國楨檄獻以饑民報。爲治錢穀。檄到二十三日。闖賊進大兵入賑。竟不應。賊亦數闖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予偉等劾總督學曾惑於招撫。 詔罷秩。以勞熊代。 賜劍如之。是月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場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兎果以八百騎入鎭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將軍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

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朒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卻。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鹵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巳蕭如薰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

刻日攻城。總督檄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胥變。我師陽

妙語解人頤

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鐵杵鑿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蕭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蒞盟治攻具先遣玉機齎以蠟書行閒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暘頓足嘆曰遂至是耶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那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那氣走北關殺東暘皆懸首

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叅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哱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

大文秀弟士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鷟。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冬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　慶藩。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甍逝土窖中。特　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逮夢熊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

國楨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illegible]
都督。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illegible]
保示酬。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
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
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
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
虜時。妻楊力贊。　制勑旌獎。尤異數云。初議寧夏
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　詔免行。俟後有戡亂大
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

次年亦宜深慮

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咸等劾穆來輔臨府依違緹騎逮問竟適邊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兎寧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救覇等請市寧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糈收養寧鎮為甚而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卒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哱氏為鑒先是拜任遊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絀之此可謂有

徙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哮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鉞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恣睢。久稱哮帝劉王。迨劉許已就誅。哮氏乃揚揚詡上賞。我將士誤信。懽飲其家。抑巳疎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哮氏遂無噍類。而得策乃在絕勾虜。

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不益偉哉。

倭上

倭於島夷稱最强黠自唐更號日本附庸百餘按宋史其國有五畿七道三島稱王曰尊其後以天皇爲號一姓傳繼初於百濟國得中國文字并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奉　璽書諭其王良懐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潛師助丞相胡惟庸不軌事覺
上著訓世勿與通　命信國公湯和築城堡海上爲之備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

封貢叙素

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予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冦無常。十九年。犯遼東。都督劉江於金線島西北望海堝設伏。殲其衆。遼海自是無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始鄞人朱縞充倭使來貢。號宋素卿。大漁利去。尋與宅使宗設仇殺。藉死。絕貢者十七年。其後海上奸豪潛與倭市。巧爲籠絡。倭不堪。遂深入浙直閩廣。巨酋陳東徐海冦浙。勢張甚。總督尚書胡宗憲以計剪覆之。并誅奸商王直。江北閩廣以次蕩平。然倭前後躪內地。垂

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卽古高麗與遼接壤脩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愞不習鬬其王李昖湎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簒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壬辰四月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倅陷慶尚道逼釜山鎭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

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弃望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且暮渡鴨綠。則螫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國。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擣倭穴。遼鎮先發遊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七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

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入淖不可止為倭擊盡殪史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嬰城守兵部尚書石星憂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於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會 中朝簡侍郎宋應昌經畧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大司馬以惟敬可佐緩急題假遊擊赴軍前請金行間應昌以十月終抵山海關士

於是一策

行文主敘

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於楊元急趨遼陽十二月初李將軍已至軍中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於二十五日誓師渡江開歲癸

巳四日抵肅寧舘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覇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等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遊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鬬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麾地形東南竝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害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遊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

東征獨此稱血戰首功

等僞効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二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

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塹。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遯。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首

朝鮮王始歸平壤

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筭腥聞十里眞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騎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逝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原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

九十里。李將軍引臯騎二千。前往路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盤避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氷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十八日。諜王京倭工

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畧急檄劉綎陳璘水
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
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
同江。接餉道。李如梅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
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問倭將平秀嘉據
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
道縱火焚蕩畧盡。倭乏食。三月三日。於沿江得箭
書。乃與沈惟敬申前款議。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

衷甚中事
於當然議

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
款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
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於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
芻粮並燼衆生惡瘡鬪我益發虎蹲等砲及戰車
列江上聲曰張其首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
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兩封貢之議
自此起經畧既得請於　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
惟敬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仝惟敬往諭倭獻王
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棄王京

倭棄王京

遁李將軍與經畧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豈稱是因以大兵渡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以兵五千趨尚州鳥嶺鳥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鑱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駐釜山浦築砦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徼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

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
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為屬國勤數
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摯兩都授之存
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
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畧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
鮮境有如倭瞷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
且弃考輿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
從正北長白山發脉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

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 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隣關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並無虞。 京師鞏于太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廿日。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

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本一人。或止稱小西飛或止稱藤原如安。

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遍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討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咸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作退誘　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

難久羈。經畧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尚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三南。此倭犯必由之路。爲該國門戶。以蔽王京平壤。則堂奥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遥接對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峯諸路。仍咨國王募武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鉄。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濬濠扼險。其

令整飭守息

世子光海君琿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閒督師劉綎特加禦倭總兵銜吳惟忠等並聽調度各兵計餉月五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謂留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策劉綎以備倭副總兵量加府銜即部川兵五千俾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責以供辦或慮行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遼鎮裔卒三千統以遊擊二員於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

先撤兵後議封貢便吹牙後著

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而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擔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决是歲八月我師竟渡江歸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言許封不許貢經畧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意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肘掣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甲午正月九日養謙代于寧遠

應昌猶刺刺大兵不可撤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適留廣寧叩謁爲言請封及抵遼陽微聞關酋表文且至始主遵　旨撤兵止草諭文縱所俘倭古兵歸諭行長幷遣遊擊周弘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膽畧已石司馬因朝鮮餉不給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云沈惟敬初入倭卽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屏

跡胥命。後因　中朝無意許貢。遷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略應昌嘗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釁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

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是歲七月。宣平壤捷。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於左闕詳定語加周複大畧主請封如石
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
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明年乙未正月禮部議
日本原有王未諗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
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
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
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弒互

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与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俱倭坐營候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号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及發使久羈觀望訛傳不一十一月始抵釜山延至丙申正月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可三百

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紈袴子。詠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弃印勑遁。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誑。揭倭情無變改　命科臣徃。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沈惟敬神機營銜為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已楊方亨報封竣。稱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於大坂受封。即以

所封豐臣平秀吉小西飛亦關豐臣行長豐臣家康等其總稱也

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　朝。明年丁酉二月。沈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幷本兵前後手書。進呈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㕘　旨勘如律云。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爲　國。而堅於持議。遂譬逼國之言。

藉口省餉盡撤戍兵欲倚小人舌端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愎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鶖羢防東廠官校漏言此眞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今早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譸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慮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殲倭海上